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四十六

奉詔錄卷第一

參知政事

開元錄回奏

淳熙

八年三月

臣

昨蒙

聖慈遣中使下詢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

數事內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一項編

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該載仰惟

陛下勤勞萬機靡皇暇食然猶畱神編簡如此之勤

此自古帝王所難能也臣伏料聖意以謂宰相與

百僚爭辨至於移時必是事體甚重故欲知其實以

古為鑒但恨臣淺見陋聞不能稱塞明詔尋閱太平

御覽總目內果有開元錄一書則祖宗朝此本尚

存近世偶不傳耳容 臣博加詢訪萬一得之別具奏
聞次伏乞

睿照

奏知王濱 淳熙八年十月十四日

臣早來恭聞 聖諭新利路運判王濱是曾屢經言
章者否繼宣諭所問乃曾為編修官不連點水 臣竊
恐是王質未敢進言退而契勘得本人昨知吉利州
兩為察官劉藩覺察一經 臣僚言罷今錄全文進呈
昨見丞相雄云濱已經宮觀一任錢佃言其無辜王
希呂薦其有才且地遠人所憚往所以除授其人見
今在此將來引對更在 聖鑒 臣曾蒙顧問合具奏
知

張氏論孟傳 御筆 淳熙九年正月二十七日

近見張氏論孟傳不知是誰作論議如何

回奏

此是張九成撰議論明白而以洛中程氏為主九成
仕至禮部侍郎秦檜以其是趙鼎上客大貶南安軍
檜死後嘗起知温州失明奉祀卒

提舉常平 御筆 三月十二日

司馬光與王安石書內追還常平廣惠倉使者當時

法意與今之提舉常平官事體異同鄉奏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詢問司馬光與王安石書內追還常平廣惠倉使者當時法意與今之提舉常平官事體異同 臣謹按常平起於漢宣帝義倉起於隋開皇本朝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首詔州縣各置義倉凡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 太宗皇帝淳化中置常平倉於京師歲豐增價以糴歲歉減價以糴 真宗皇帝咸平中推其法於諸路其後廢置不一大畧如此

神宗皇帝即位深以務農重谷足國裕民為意而大臣王安石用心太過又不能博詢衆謀熙寧二年十月乃乞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幹農田水利差役事每路各二員以朝官為之又差同管幹一員以京官為之或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各付以條目大要主於散青苗錢十戶以上為一保三等以上人為甲頭坊郭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各計數收息而所遣之人多欺誕躁進所至逼迫守令惟恐散錢之不多水利之不速差役之不成也良法美意繇此背馳十二月蘇軾即上書論其事中外之臣如韓琦張方平范

唐文公集卷之十一 三
鎮等亦皆以為言三年正月 神宗皇帝詔曰諸路
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為惠恤貧乏並取民情
願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擾其
令諸路提點刑獄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沮遏
願諸者案罰亦如之當是時司馬光為翰林學士論
辨尤力三月詔除光副樞以朱羅青苗不肯受命乃
移書安石至於再三乞追還使者此其事之本末也
常平設官實起於此法非不善所以紛紛者正坐強
以青苗錢與民小人得之隨以妄用况官吏侵尅其
弊不一既無賞納必至破家又農田水利差役雜然
紛更共在欲速光乞追回蓋知民不便故也今提舉
戕事與當時並同緣不散青苗錢又水利差役等行
之有序未嘗強民且所用之人不敢邀功妄作又每
路止一員上下相安有利無害所患鮮能戕思其憂
為國長慮仰副
聖主孜孜為民之意若更精擇而臨遣之善不可加
臣備位政塗每以不能仰助選掄為愧謹因
聖問輒併陳述伏乞
睿照

知樞密院事

押潘璋往本軍 御筆 九月二十九日

押西兵潘璋既責降之後只在都下遊蕩可令臨安府差使臣一名兵級二十人押往本軍收管擬指揮來 却繳入

回奏

臣伏準 御筆擬指揮令臨安府差人押潘璋回軍收管容 臣即今就密院取見本人元因大理寺勘到情犯責降指揮即便擬進今先繳回 御筆伏乞

睿照

改配羅允蹈回奏 十月 日

臣伏準 御筆批下王渥奏斷配黎州羅允蹈等擬指揮改配江東西州軍仰見 聖慮宏遠曲盡事宜一面擬定續具繳進蓋恐諸人見已在路恐與今來指揮相失須當徧諭經由路分伏乞

睿照

繳招兵指揮 十月十日

臣昨日進呈李昌圖劄子論招兵事緣 聖駕欲興未敢詳奏今節其要切之語作檢會施行仍擬指揮于後所有初六日榻前納下吳艇彭杲文字姑候

月益公文集卷一
五
它日行出未晚今且乞依此處分仍劄與總領所照
會庶幾出自朝廷之意於體頗順或有未當更取進
止

三衙江上諸軍係招子弟作守闕効用頗雄威諸給
其四川自來只招刺軍兵月糧一石二斗之外聞每
月支錢引三道而無衣賜之類今若坐此間人數行
下却恐互有攀援謂宜且從旧例併取 聖裁

四川軍額文字回奏 十月十三日

臣準 御前付下初十日擬四川都統司招填闕額
軍士文字三件奉 御筆批並依 臣已遵施行伏乞

奉照

奏通經術之士

十二月十二日 宣諭奏

臣近者恭聆 玉音令擇通經之士密具姓名來上
臣竊惟 聖學高明群臣莫望特欲清閒之燕使備
諮詢而已今侍從臺諫既皆親擢無侍薦進 臣謹於
朝列中擬到二人仰塞 明詔開具如後

一員左司郎中陳居仁孝友溫恭詳練粹雅從政
之暇孜孜於學有日新之益

一員大理司直趙焯通明精審練達世務刻問學
有志事功非碌碌之才

右取 進止

鎮江等處軍額回奏 淳熙十年正月初九日

臣伏準 御筆契勘鎮江建康荆鄂四處軍額即今
比去年正月間人數多少十一日將上 臣謹稟遵伏

奏照

奏翟安道步帥指揮 正月十四日

翟安道與落環衛官特轉修武郎除步軍都虞候奉

御筆 批依

吳珪等轉官回奏

臣準內侍陳污封下 聖旨文字為係吳珪韓侂胄
堆梁子轉官指揮令來日將上 臣已知稟伏乞

奏照

王惟孝添差回奏 四月二十八日

臣準內侍甘宗茂封下 御批令 臣契勘承節郎王
惟孝合與不合添差使 臣謹遵 聖訓候朝殿日面

奏伏乞

奏照

移飛虎軍 御筆 五月七日

飛虎軍若以屯田為名令漸出戍荆南如何更與稟
議之

回奏

臣伏準 御筆詢問飛虎軍出戍荆南事昨翟安道
屢以此軍軍分未正衣糧不及大軍為言 臣緣曾聞
玉音欲移此軍所以未敢領畧思為後圖適亦曾與
郭杲商量方欲來早面奏今蒙宸翰仰服 聖明惟
是以屯田為名恐軍士疑其薄已若只令杲具奏以
謂潭州去三徯太遠密迓荆南乞改隸 御前駐劄
諸軍就正軍額支破請給候三數日間杲自措置起
發庶幾樂從度杲任此有餘未審 聖意以為然否
所有前月翟安道劄子謹具繳進其飛虎軍人馬數
目曲折皆可見伏乞 眷照

飛虎軍軍額回奏 五月八日

臣準內侍鄭邦憲封下 聖旨宣諭付還翟安道飛
虎軍刺填軍額文字一件臣已恭領訖伏乞

眷照

斷配強盜人數回奏 五月二十日同施樞密

臣等伏準 御筆可試檢討紹興間數年并近數年
來斷配強盜等人若干 臣等謹已遵稟續具進呈伏
乞 眷照

奏池州副都統郝政施為未善 六月十一日

臣竊聞池州副都統制郝政營繕勞人妨廢教閱初
猶疑信相半今乃知其端的謂如教場在西門外前
後數十年凡經幾帥未嘗以狹小為言忽自去年折
去旧亭於北隅鑿山二十餘丈面南別創亭子并挾
屋數十間極其壯麗自八月至十二月督促五軍用
火把夜作不勝其勞又於宅堂西造旱舡衙門前置
真武堂過街棚統制客館房廊屋數百間果何所用
又蓮花池旧有屋數十間足以牧養病馬今春以來
悉行撤去自湖中至後軍寨剏築堤堰五六十丈廣
七丈高三丈每一兵要瓦礫三十擔竹篠五擔日後
數千人初欲造屋三百間知衆論籍籍却乃揭榜通
衢云已曾奏知今且造二百間明春更造一百間專
欲養馬文飾欺罔有如此者池西既起大亭池東又
起大館剏造回易殆六十餘所下至油盐醬醋皆令
軍人坐舖出賣專事土木務為美觀經營貨財甚於
商賈其下不勝其苦至有自縊而死委是妨廢教閱
隳損軍政欲望 聖慈更加詢訪嚴賜戒飭施行取
進止 有

旨令政具析并委江東運副趙師夔體究

宋亮等差除

御筆

七月七日

宋亮極熟淮東利害可陞總管辛堅之可除環衛司公度却改差淮西總管可擬指揮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令擬宋亮辛堅之司公度除日謹已遵稟一面擬進但宋亮止是成忠郎其官大小今既有諸司薦又蒙 聖召對若與除一閣門祇候充總管庶可比大使 臣似未為過如合 聖意即乞批降一就擬入其司公度待辛堅之闕本二本今改淮西莫須替李彥孚否彥孚已到任比堅之闕亦自減了兩月并取 聖裁奉

御筆批卿所奏甚好但恐小使 臣初除須看班祇候有此少疑却 奏來

同日回奏

天聖六年上對者言 貞宗時置諸路提點刑獄以閣門祇候同充近年多有陳乞走馬承受亦以三年為例不問有無才幹並特轉閣門祇候欲望自今供奉官在京及外任自來差閣門祇候幹當去處令樞密院相度選差使禁以上使臣充填從之

供奉并侍禁並是今之小使臣

嘉佑八年李端懿奏近歲閣門祇候以上領在京差遣不理資任是以各圖外任請自今一任在京一任

在外從之 熙寧四年閣門言通事舍人閣門祇候全火慣熟之人乞擇內外仕族子弟自內殿承制已下至右班殿直六人令逐日前後殿依閣門祇候諸殿祇應以看班祇候為名候及五年與正除並在閣門祇候班後不得帶出外任差遣

臣再蒙 御批詢問小使 臣初除須看班祇候 臣已檢照 祖宗典故具在別幅 臣契勘武 臣外任帶閣門祇候猶文 臣直祕閣耳不拘大小使 臣也熙寧中設看班員額專令供職閣門不許帶出外任雖乾道曾有近制亦恐止謂殿陛應之人 臣適恐稽滯除目先已擬進宋亮等差遣今敢 聖裁

宣示袁樞奏劄回奏 七月十一日

臣伏蒙 聖慈宣示袁樞奏劄既事跡如此誠如聖諭難為不作施行欲俟來早稟聽 眷斷其奏先次繳進伏乞 眷照

獎諭 御筆 七月十三日

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

回奏

臣庸愚不肖誤被 陛下特達之知臨事不敢有所避就任意直前庶幾事君無隱之誼常恐輕佻寡謀

重干大戾日夜震栗不謂反蒙 眷獎 臣實無以當
之下情不勝感激惶惧之至謹具劄子奏謝伏乞
著照

付下郝政文字回奏 七月二十三日

臣伏準 聖旨付下郝政文字一件 臣已詳覽訖聞
政與岳甫近因祈雨頗相戲侮甫遂有狀申三省樞
密院說政招軍搔擾 臣謂偏詞未可盡信兼政既被
召自不須更為已甚所以未敢進呈政必探得甫有
文字故來奏辨 臣並已封起候二十五日將上稟聽
聖訓伏乞 著照

陳昱差遣回奏 七月二十五日

臣伏準 御筆為陳昱乞幹辦御輦院替霍漢 臣令
臣契勘正闕將上 臣謹遵 聖訓來早進呈伏乞
著照

宣示吳挺御札回奏 七月二十五日同施樞密

臣等準內侍鄭邦憲傳奉 聖旨伏蒙 聖慈宣示
賜吳挺 御札副本臣等竊觀漢之光武再興炎祚
手跡賜方國一札十行聖書至河西明見萬里著在
方冊以為美談今 陛下宸翰照回盈於簡牘駕御
將帥之術獎勵並施周知士卒之情威愛兼濟

聖謨炳煥與漢同符臣等伏讀再三無任歎仰榮幸
之至謹具札子奏謝伏乞 睿照

報行看班祇候 御筆 七月二十九日

改正閣門看班祇候指揮可錄黃仍報行

回奏

臣伏準 御筆仰見 陛下至公無私足垂法於萬
世 臣謹當遵稟 聖訓錄黃報行伏乞 睿照

審張詔差除 八月七日

臣等伏覩 御筆共審 聖躬康和旦夕御殿臣等
下情無任欣躍密院別無緊急文字止是張詔到已
累日未審 聖意令往池州否若或無疑欲乞早
賜批降指揮却續引對庶令軍中知除統帥免致疑
惑更取 聖裁

午時封入未時奉 御筆批張詔可差充池州都
統制為奏事未得令疾速發遣

宣示吳挺奏狀回奏 八月二十六日

臣等伏蒙 聖恩宣示吳挺回奏一件 臣等仰惟
陛下堯言行違舜智燭幽坐令萬里之將 臣祇稟
九重之 英斷既寬西顧亦免後圖 臣等無任歎仰
之至

乞與江州副都統趙永寧轉官

十月七日

臣伏準 御批趙永寧差充江州副都統制已日下施行訖昨晚偶檢永寧脚色見其方是秉義郎既為主帥階官不宜太卑 臣妄有二說不敢對衆敷奏蓋因永寧 陛辭 聖慈特賜宣諭使之愈更感勵以 謁報塞今具如後

一據脚色永寧初年隨母再嫁左武大夫盧廣紹興二十五年廣作親男奏補保義郎鄣次轉至從義郎至淳熙五年永寧受官已二十餘年偶因其母臨終方說與永寧元係拱衛大夫趙立

之子永寧遂情愿歸宗只受父致仕恩澤敦減五官作保義郎所以從軍雖久官品尚卑今若出自 聖意明言從軍已久曾戰陣於敦減五官中還與兩官即是修武郎庶幾事體稍重

一昨來翟安道初為步帥以其官是秉義故除郎將以寵之今江上諸軍皆屬御前若令永寧帶一環衛官兼副都統候年歲間賤事修舉然後依安道例落環衛而增其秩亦足增重事權於賞不僭右 臣偶有管見不敢不奏可行與否恭

候 聖裁

唐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詩
午時封入申時內批趙永寧從軍已久曾戰陣今
除副帥可於敦城五官內除還兩官

殿步帥推恩回奏 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伏準 御筆近日閱武軍陣整嚴殿步帥可量加
推恩否密奏來 臣契勘淳熙四年十二月茅灘大閱
次年二月初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友直用此并都指
揮使蓋友直官至鄴越別無可迁所以特并差遣今
郭隸芳是右武大夫遙郡團練使往者徑除副都指
揮使已是超擢今無緣更加都字若

陛下以閱武整嚴特於官遙都上量加推恩無不可
者兼隸自淳熙五年十一月除殿帥至今實歷五年
首尾六年仍用此為說自無議論乃如翟安道方於
今年正月除都虞候帶轉兩官既非久次又前日入
陣分合專用殿司人騎其步司軍馬止於擺列別無
施設或 聖意不欲獨遺謂宜量加錫賜之類 臣仰
蒙 聖問妄述愚慮伏候 聖裁

擇代雷世方回奏 閏十一月四日

臣伏準 御筆付下吳瑒奏狀令議擇人代雷世方
謹已遵稟來日將上取 旨伏乞 眷照

擇鎮江帥 御筆 閏十一月五日

今擇鎮江帥詳知其為人者無如翟安道但步帥未見其人卿亦與郭隸議之其人不謬舉先密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問及步帥及潤帥事知人則哲難逃聖鑒在 臣敢不竭千一之愚仰補 宸慮方要奏稟招郭隸至私弟詳議曲折蓋其間有一二事合當細審又不欲請來都堂恐動觀聽已遣人約隸候商量定今晚或來密以聞伏乞 睿照

同日奏劄

臣適與郭隸商量謂鎮江統帥兼領武鋒事体及不輕若如 聖諭輟翟安道以往別籍三衙之重服兩軍之情甚為允當所有步司却欲召用郭鈞蓋鈞能所長以公心撫士卒而其所短乃是待僚佐簡傲且素來憎疾文臣謗罵紛然蓋起於此使在外鎮無人彈壓作事或有過當若處之宿衛則嚴無所施而訓齊可必郭隸所言與臣所聞偶尔相同更當決於 聖訓謹先此密啟余俟來日面奏伏乞 睿照

乞與鎮江都統翟安道轉官 閏十一月九日

臣契勘鎮江統帥事体至重翟安道見係敦武郎若以輟自三衙出專方面與轉一官即是副使比之尋

唐益公文集奏議卷一
常文臣自內除守帥特畀職名不為無說兼昨來岳
建壽自此往鄂州尋亦加恩伏想 聖意已有所處
臣通聞 聖諭安道今日朝辭所以冒陳愚慮欲得
面授恩旨伏俟 聖裁

奉 御批翟安道新除步帥已曾轉官今來未須
推恩唯有韓寶韓世忠旧部曲人頗信服作副帥累
年今因闕主帥可量與推恩卿以為如何却奏來

同日回奏

臣伏準 御筆翟安道新除步帥已曾推恩誠如
聖諭韓寶宿將自淳熙四年為副帥人頗信服

陛下欲推恩此非愚臣思慮所及惟知歎仰

聖明寶今官是右武大夫帶高州刺史若量與推恩
極為允當伏聽處分

奉 御批與遙郡上或轉一官或轉兩官卿斟酌
擬指揮來擬韓寶轉遙郡指揮

韓寶衆推旧人又任副帥可特轉遙郡團練使依舊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

同日回奏

臣恭準 御筆令斟酌韓寶推恩 臣且欲迂遙郡一
官擬到指揮在前 聖意或轉遙防亦無不可如得

允當乞批降付樞密院施行伏聽處分

郭鈞差除 御筆 閏十一月十六日

郭鈞除環衛兼權侍衛步軍司駝事有無主鄉照例
擬指揮進入

回奏

臣恭依 聖訓照得翟安道近例繫銜云秉義郎右
領軍衛即將兼權馬步軍司駝事今郭鈞官是正使
仍帶遙郡合除某衛將軍兼權侍衛馬步軍司駝事
不須主管二字乞就來日吉辰批出伏取 聖裁

劉允中添差回奏 閏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伏準 御批付下劉允中乞添差浙西路鈐文字
一件令臣契勘將上 臣謹遵稟

聖訓來日進呈伏乞 眷照

張薦叙官回奏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伏領 御批付下張薦叙官文字一件朝殿日恭
稟 聖訓將上伏乞 眷照

奏知館伴傳旨事 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五日

臣等昨蒙宣諭館伴副使蔡錫在館不肯過位傳旨
事今日施溫舒同蔡錫來相見 臣等面詰其由果是
初八日掌儀王舜 臣請過北使位諭以初九日朝辭

蔡鎬云前日過位乃提舉官兩員同傳 聖旨方敢
去今日未曾得旨若便過彼恐体面未是以此未敢
前去温舒知掌儀無緣敢出已意必須承受官已曾
稟旨遂相約過位今鎬自知山野極為恐懼欲待罪
又未敢謹具奏知

徐賀差遣回奏

正月十六日

臣伏準 御批付下忠訓郎徐賀特改差監行在權
貨務都茶場替汪梓將來到任成資關令 臣契勘差
得差不得奏來 臣契勘上件窠關三省於文武 臣中
通差若文臣係京朝官即差知縣資序人亦或差選
人令錄職官資序者若武 臣合差關升親民資序人
今來徐賀方係監當資序格未應入所以乞特差者
盖前後間有此例耳仰乞 睿照

鎮江衣絹

御筆

正月十九日

鎮江府軍額比去年不增而今年衣絹多何也別日
面奏

回奏

臣伏準 御批鎮江今年春衣數令 臣別日面奏 臣
謹已遵稟伏乞 睿照

劉國瑞文字回奏

二月七日

臣伏準內侍關禮得 旨封下劉國瑞文字一件 臣
一面遵稟 聖訓來具早檢進呈其文字隨奏繳進
伏乞 睿照

議鄂州軍帥

御筆 二月九日

今欲遷郭杲鄂州都統制副帥目下未有人且令杲
兼江陵都統制卿以為如何却奏來

回奏

臣連日奏知武昌曲折正欲 宸衷及早謀帥今準
御批欲遷郭杲都統制仰服 聖明惟是副帥目下
雖未有人但襄陽去歲極旱江陵老小驟移過彼適
值物貴其間亦有未甚安居者正籍帥臣彈壓撫摩
年歲間方能定疊又措置木渠及新舊屯田之初事
緒煩多亦恐難就鄂州遙度見今荆鄂統制官臣於
暇時頗嘗密行詢訪昨岳建壽薦到閩世雄

陛下欲留在此 臣奏不若且令歸彼準備緩急蓋岳
將官稱之者多然却未曾詢問郭杲恐其未相諳悉
有牛僕者是臯之子王宣之壻 臣雖不識其面甚知
子細其人又在襄漢曾隨王宣立戰功於汝州確山
解圍蔡州隆興二年拒虜人於陂子河過橋破敵尤
為雋偉郭杲薦章云寬嚴得體廉約自持恪於奉公

周益公文集卷之二
長於御衆因此召審察留之殿司若用為副令就戍襄陽蓋有三利一則在彼立功軍中信服二則乘勢置副將來免至創差三是郭杲所薦杲心欣然無疑僕亦不敢更張其規摹未審 聖意以為然否或未欲徑付一面且令帶殿司統制兼權看其施設徐議除授亦未為晚 臣既蒙 聖問輒整竭愚慮更取 聖裁

奉 御批牛僕為副帥甚當卿擬指揮

同日回奏

臣恭稟 聖訓擬到荆鄂帥指揮具在別幅副帥雖戍襄陽例帶江陵駐劄所有二人限幾日起發或令郭杲候牛僕到日起發一節乞就賜處分

郭杲可差充鄂州江陵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鄂州駐劄牛僕差充鄂州江陵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江陵府駐劄

與蔡戡咨日 淳熙十一年

二月八日奏事得 旨訪聞劉光祖在九江繼皇甫侗廢壞紀律之後一時雖能尚嚴然畧無思意拊存士卒已不相安未朞月間貪心既生惟利是務自此威令頓弛甚於前人專任將官雷旆為腹心公肆格

克如諸軍回易及馬草等錢日納月納皆有定數妄興修造大破物料價值擅役官兵於興國軍管下買山伐木多至千餘人少不下五百人造成簿牒率多入已作院日後軍匠二千餘人光祖家時時點茶與洎至月頭收掠茶錢貪猥之狀不可悉數九江巡尉司掌獲賤私茶人乃是本軍出戍官兵守臣韓康卿親自引問各稱差出日本軍借錢五千回日却要一十五千送納別無管運只得賤茶猶須往回三五次方得錢足其人怨怒號訴靡所不言康卿憐而釋之此類皆有實跡逮被命改除用七百人舫担行李三晝夜不絕黑光總構至七百餘片它物稱是帑藏為之一空數次開落官馬私自帶行者七十餘匹故臨行所至貼匿名書疏其過惡未審果如何 聖上專委總領密切体究請一面具奏

宣示蜀師 親札御筆 三月初四日 錄白親札附

錄白付蜀中三帥親札宣示卿等看訖却繳進來

錄白 親札

將來虜人或有侵犯之虞國家或為進取之策先於何路出師合取是何要地昨者吳師主帥愚謬舉措無謀宜為深戒卿今次可体趙克國圖上方

唐益公文集卷之十一
畧之意條具利害親書奏來世得輕泄

賜吳挺郭鈞彭杲

回奏

臣等伏蒙 聖慈宣示札付蜀中三帥副本臣等仰見 陛下眷謀經遠 聖略沉幾非徒示與王之規模亦欲知諸將之能否臣等齋心展誦如窺河洛圖書之祕下情不勝榮幸謹遵 聖訓却具繳進伏乞 眷照

繳進廣西文字 御筆 三月八日

初六日早廣西事宜文字御繳進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下詢初六日早廣西事宜文字謹具繳進欵乞 聖覽訖却賜降下蓋土丁一項逐年教閱只自去年方令逐鄉按習恐是州郡闕乏故欵省費又自淳熙五年諸州申見管人數之後至今累年一向不曾契勘有無增減皆合稟旨行下伏乞

眷照

同日回奏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 聖旨付下廣西利害文字一宗臣已恭領來早將上稟旨伏乞

眷照

奉詔錄卷第一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七 奉詔錄卷第二

知樞密院事

付下祭數文字回奏 淳熙十一年四月一日

臣準內侍鄭邦憲傳奉 聖旨封下祭數文字一件

臣已祇領來早進呈伏乞 睿照

移義勝軍 御筆 四月三日

兩月前聞虜主巡幸欲移義勝軍赴襄陽府駐劄唐鄧一帶用騎之地蕪郭杲能駕馭之金商山險非所長也今聞遺火屋宇幾盡適當此時恐或天啟之乎卿可因此擬指揮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以金商山險非用騎之地故因義勝軍遺火令擬指揮迂來襄陽仰見 聖慮宏遠因天意以修人事不勝歎仰緣此軍今在興元路經洋州金州方至襄陽恐須先計人馬數目令郭杲牛僕預料屋宇之類庶幾至者如歸蓋 臣聞得因去年移荆南人馬及家累之後寨屋殊無空隙 臣今欲擬兩項指揮其一與彭杲明言義勝軍火後雖再起寨屋終慮草創襄陽營舍見成欲令本將移屯前來仰先次開具人馬及家累數目當議優支盤費及犒設其一諭郭杲牛僕以移義勝軍之意令具見有空閑營舍若干可與安泊如合 聖意容 臣續便擬進免至急迫更取 聖裁

奉 御批卿謀慮深遠良用嘉賞誠當先擬兩指揮付彭杲郭杲等先行計料未宜忽遽起發

繳義勝軍指揮奏 四月四日

臣恭稟 聖訓擬到義勝軍指揮兩項總領所既已支錢今來又欲移屯即前日優恤文字竊慮未須行出其免尅還借請却是一件恩意輒欲添入目今已是四月文移往復便當盛暑所以用秋涼之語或未

允當恭俟改定或初六日面聽處分併取 聖裁
奉 御批並依劄子金字牌發

興元指揮

興元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彭杲申義勝軍將第
二隊於二月一日夜遺火延燒過本將營舍草屋三
百餘間已被火之家等第特支過錢引二千九百
六道及支撥官錢收買合用茅草竹木差撥軍兵併
工修蓋屋舍應副被火之家居住又據四川總領所
申本所已被火人家每支給錢引五道并借支請
受一月分作五箇月尅還併利州東路安撫司亦已

支犒訖

右某月日奉 聖旨義勝軍係忠義來歸之久仰
彭杲更切多方存恤其總領所借請一月可特免
尅還尚慮新蓋屋宇草創已令襄陽府踏逐見成
營舍候至秋涼當議復支犒設路費許同家屬移
戎仍先次開具本將見管將佐人馬及各家老小
數目聞奏

荆鄂都統司指揮

奉 聖旨吳元義勝軍皆係歸正之人忠勇可用
其馬步軍共約五七百家近於二月一日本將遺

火屋宇被焚雖別行蓋造終是草創今欲令改隸
荆鄂軍仰郭杲同牛僕於襄陽府踏逐空閑寨屋
伺候今秋移戍仍先次條具合行事件以聞

郭隸札子回奏四月五日

臣昨日蒙付下郭隸奏劄準 御批恐有可照應事
宜施行今具下項一與元府屯駐義勝軍已得處
分外金州有肖幹里刺等四十餘人未審候將來
義勝軍起發過金州日令一就同來襄陽惟復各
項津發今合先降指揮

一郭隸乞權免起發西兵一年庶幾四川總領所不
至重疊應副裁糧今取進止

奉 御批金州義勝軍一就起發西兵免起一年

問金陵統制相爭 御筆四月十六日

忘記令汝誼体究建康兩統制相爭事指揮卿奏來
回奏

臣伏準 御批汝誼体究建康統制相爭事指揮令
臣奏來 臣恭稟 聖訓錄在別幅伏乞 睿照

錄白指揮

訪聞建康府駐劄 御前左軍統制李浩遊奕軍
統領闕再與輒對副都統制語言紛爭全無忌憚

可令趙汝誼究實聞奏其劉光祖略不彈壓仰具
析以聞

繳彭杲書草奏 五月十七日

臣等今擬到興元彭杲書草進呈乞賜詳覽有未穩
處恭候 聖訓或十九日別取進止

奉 御批書本甚詳備

與彭杲書草

五月十六日後殿奏事 聖上令諭旨都統得來
奏謂義勝軍安居已久遽然移屯恐動人心未敢
彰露行遣或必欲施行即乞令赴朝廷使喚自大
安軍登舟免涉沿邊山險候到荆南續指揮屯駐
去處足見思慮詳審甚副闡寄 聖意本謂此軍
並係契丹渤海漢兒昨者憤嫉金虜慕向本朝相
率未歸委實忠義所以倍加存恤專待他日之用
近報虜主遠還上京深慮回去別有事宜知此軍
每以報國為心恐緩急地遠難於調發兼蜀塞險
阻不便馳驅故移荆鄂展長枝今秋涼尚遠猶
可商量都統宜明以此意詢察衆情若樂然願遷
當移來奏改行近裏水路止令就荆鄂間屯駐或
衆人只欲留彼即更審度奏聞其制置總領及金

州都統司亦可就近達此曲折恐發遲遲滯須具
回奏遣人星夜前來別俟處分

付下彭杲書草回奏 五月十八日

臣伏準 御批付下與彭杲書草即便修寫遣行仰
乞 著照

繳趙汝誼咨目奏 五月十九日

臣適奉 聖訓體究蘇鄂事今欲作咨目付趙汝誼
謹先具奏進呈未審當否伏乞 處分 奉 御批依
與趙汝誼咨目

五月十九日得 旨聞蘇諤酒席間曾批雷世負

類委總領密切體究請徑自 聞奏

張國珍轉官回奏 五月二十二日

臣伏準 御筆付下張國珍轉官指揮極為允當已
遵 聖訓一面施行其葛邲文字謹具繳進伏乞

著照

問陳侃 御筆 五月二十五日

聞淮東水寨入陳侃為章冲所窘今送安撫司根勘
此係邊面人心如何可以與免根治給付本人舡隻
却奏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詢問淮東水寨人陳侃為章冲所害
今送安撫司根勘事 臣記得今年正月知楚州章冲
窮治鹽城民戶陳本打造海舡軍器下海與賊一面
結案合斷徒罪又乞重賜施行三省降付刑寺擬斷
間因本家經密院下狀乞移他處別勘 臣以本人既
是民兵首領事關邊防難與尋常打舡下海私置軍
器一例行遣於遂今月初八日將上奏陳謂太守治
部民固難沮抑而邊防所繫亦當闔畧欲移鄰郡揚
州根勘仍具情犯申樞密院乃是從其所請可作出
場當特蒙 聖諭以為允當即已行下聞鄭良嗣具
曉此意勢必兩平其事只候申到便奏知可以恕免
仍給舡隻今 聖意若欲早了即來早面奏再降指
揮催促揚州申來於本人決無所損伏乞 睿照

黎州馬政奏 五月 日

臣適見宇文价傳 聖諭商量黎州馬政 臣屢曾奏
知虛恨蠻自來只就嘉州賣馬淳熙七年因黎州權
守李福護創許其就本州入中緣此引惹至今中馬
不絕今來留正所奏乃蠻王自款入城規畫犒勞非
是不許其買馬宇文价云初不知此曲折將謂元未
曾許賣馬故欲量許以示羈靡 臣亦告以札下諸司

措置事理价甚以為然臣又再三思之蠻王知教閱
土丁未成倫理而黎州四月閉場發回西兵所以敢
來嘗試今既詰問諸司將來未必不乞閉場月分依
旧存留西兵以示彈壓或恐別有長策勢須候其回
奏稟 旨施行合具奏知

移書王卿月等奏 五月二十五日

臣昨聞 聖諭襄陽王卿月臣亦曾詢訪其人雖無
甚執守然元應武舉又通文藝比之常人粗可驅使
只有一事素好下碁適運副江溥性亦嗜此往往聚
會過多妨廢職業尋常又難獨遣都統以此未免相
陪頃牛僕赴任臣曾告以少赴筵會恐軍士生心蓋
為是也若 聖意別擇人代卿月則固無說或未有
人臣欲密以私書與卿月溥云特鄴宴會欲通人情
况在邊藩尤不可闕至於非特棋飲必妨賊事且費
錢物唐人賦詩偶云長日惟銷一局棋朝廷尚不肯
付之郡寄况因此數宴飲乎得旨密令戒諭請一面
具回奏如合 聖意即往移書衆中不敢及此更取
聖裁

奉 御批卿宜作書戒之此非投壺雅歌之時也
仍令條具邊防合有措置事宜

又欲作書與牛僎王希呂奏 五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 御批令臣作書戒王卿月江溥以今日非
投壺雅歌之時謹遵 聖訓所有令條具邊防合有
措置事宜尤為急務臣更欲作一書與牛僎亦諭此
意如或可行別具檢進呈 一臣昨奏稟淮西地分
未有成說固知聖明臨時自有區處但今之將帥鮮
能素定規摹如古之明將若不預加警策緩急恐費
指縱臣意欲作書或自 御前降旨與王希呂郭鈞
雷世賢等問以將未或有守禦攻討其方畧如何使
之相度地勢精思熟講以備應變雖未必皆能盡善
亦須番心措畫不敢忽略未審 聖意以為然否如
或可行容 臣別具檢進呈 右二事並取 聖裁
奉 御批並依卿作書與之

回奏 六月一日

臣伏準 御批令作書與王希呂郭鈞雷世賢牛僎
等問以邊防事宜容 臣來日具檢進呈然後遣發
伏乞 睿照

繳王卿月等書草 六月二日

臣已嘗奏知擬到與卿月王希呂等書草謹具進呈
乞賜 睿覽改定付出或大意有未當容朝殿日

稟旨伏乞 聖裁

奉 御批並允當

王卿月江溥書草

襄漢密迓宛洛屏蔽荆州在今日最為重地虜酋既
迂都將或來為傳授之計內則兄弟紛爭外則豪
傑競起在我既不可不思備禦又不可不亟進取
惟能自定規模乃可臨機應變所有邊防事宜切
精思熟講條具以聞又有一事帥藩宴集蓋存事
体通八情理不可廢至於棋飲平時尚妨職業况
今日非雅歌投壺之時乎此皆得旨宣諭請一面
自具回奏

牛僕同前不用棋飲却添此段

修葺義勝軍寨緣與元彭杲奏謂此軍親旧婚姻
久安於彼更須詢察其情若是樂迂固亦未晚所
以降旨別聽指揮併希知悉 元奏作亦恐致知

王希呂郭鈞雷世賢

淮西屏蔽江表密迓中原在今日最為重地虜酋
同前乃可臨機應變將來守禦攻討之策皆當精思
熟講 元奏慮如韓信一登將壇便謂三秦易併趙克國
請先至金城圖上方略其後無半言不酬者苟非

先有區慶安得成此雋功得 旨以此宣諭請一
面子細回奏合措置事件郭鈞書中仍令諭意

回奏 六月三日

臣伏準 御批付下元進王鄉月等書草 臣一面修
寫遣去伏乞 眷照

御批付下王蘭奏札 六月

禮部侍郎王蘭奏武 臣落階官一節 臣檢照隆興
元年措置諸軍立功激勸內一項因戰功落階官
武功大夫右武大夫以上見帶遥郡人合量功力
除授謂如遥郡承宣使若落階官却合自正任刺
史以上除授此 陛下所自定也今以作戰功之
人帶遥郡而落階官者承宣即得承宣防禦即得
防禦無乃大超越而與前日措置大相背戾乎若
隨其所帶稍鵜等級而授之亦不失為 聖恩
奉 御批鄉密檢隆興初指揮奏未

回奏

臣伏準 御批密檢隆興初指揮奏來謹具錄在別
幅同元批繳進伏乞 眷照

樞密使

李彥穎文字回奏 六月十六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 聖旨李彥穎文字一件
付臣謹已知稟十八日將上伏乞 睿照

雷世賢札子回奏 六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 聖旨付下雷世賢奏札
臣謹當類聚候諸處奏札文字續具奏稟伏乞

睿照

王希呂札子回奏 六月二十七日

臣伏準內侍楊舜卿傳奉 聖旨付下王希呂奏札
臣已祇領更候郭鈞梁師雄條具到謹當逐一奏稟

伏乞 睿照

審樞步帥 七月五日

臣等契勘步司闕官昨日曾蒙 聖諭今蚤未及稟
旨若召梁師雄即欲札下張國珍且樞暫掌管印記
聽候指揮其中軍統制閻世雄偶似昨晚到軍

聖意或令暫樞即候處分別擬指揮進入蓋印記未
有人收不容火緩伏取 進止

奉 御批可召梁師雄令張國珍暫樞

論除鎮江都統

臣近者恭聆 聖訓謂翟安道在鎮江勢已難安此
實衆論之所同無可疑者但此軍與金陵武昌皆為

重任非池江襄陽之比一則財賦積弊又費料理二則歸正雜居不易安存三則地分闊遠並是衝要近日朱振又復身故武鋒一軍尚未有人凡此數端若付新建竊恐未孚衆論欲望 聖慈深軫淵衷少緩旬日審而後行庶得允當 臣以事体重大密具奏知伏乞 睿照

諸軍衙兵

御筆

七月九日

諸軍衙兵指揮內毋得輒充私役緣衙兵固合當直主帥其間至於着馬荷橋未免謂之私役故有此少疑却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 御筆諸軍衙兵指揮內疑毋得輒充私役之句仰見聖慮通明非凡所及 臣愚本謂着馬荷橋及虞候六局人之類皆是公家合用之人惟差出幹置私事或主管庄舍之類乃為私役然既付以腹心爪牙之任本自不必及此正緣向來指揮迫切一旦改革恐或者議其過於矯枉未免大為之防但恐既委御史及總領覓察却恐臨時不達此理拘牽文意反成掎拾非陛下倚成兵將之本指熟復 聖諭此乃高祖宏遠之規摹 臣惟知歎仰而已今欲乞付下

元擬文字商量改定十一日早稟 旨行出狀取
聖裁

夏俊弩樣回奏 七月二十三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 聖旨付下弩一張極不
快便即容交還夏俊之子伏乞 眷照

李棣別具闕回奏 七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 御批秉義郎李棣令別踏逐差遣謹遵
聖訓即告示本人候別具到闕將上稟 旨伏乞
眷照

郭鈞彭杲文字回奏 七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內侍楊舜卿傳奉 聖旨付下郭鈞彭杲文
字各一件謹已祇領續具進呈伏乞 眷照

具王卿月所奏及探虜中事宜 御筆八月五日

王卿月奏到利害如何卿寫其大略來可寫與特佐
令探河南統軍烏林荅天錫軍情如何并問天錫終
日所為何事更問虜主令宗室將近族一房往上京
此事果有否

回奏

臣伏蒙 聖問王卿月奏到利害大要謂襄陽可以
守可以進取而專言兵少緣是特牛僕無恙故其說

與今又自不合 臣方籌度欲奏稟間偶值易帥既改除閻世雄則卿月所論復難膠柱 臣兩日再三諭世雄以荆鄂本是一家須到鄂州日凡百先與都帥子細商量仍曲盡事長之禮務要同心為國緩急首尾相應必無不濟更候數日參酌卿月文字續具奏稟次烏林答天錫軍情并其所為與夫虜主令宗室將近族一房往上京等事容 臣一面作書與特佐探問伏乞 睿照

察劉端仁 御筆八月七日

卿更劉端仁觀其無驕氣與應對語言磊落否續奏

回奏

臣適遵 聖訓喚劉端仁相見全無驕氣應對語言雖無甚文采却不山野頗磊落聞曾隨蓋經入國作上鄂伏乞 睿照

時佐探報回奏 八月二十二日

臣伏準內侍關札傳奉 聖旨付下時佐探報虜主支散上京年七十以上人奏札一件 臣已祇領訖伏乞 睿照

奏金星已過經度 九月九日

臣連日與三省言陛下聖德冠於百王星文必不示

異既而昏度昏陰略無所睹昨日仰蒙 聖諭 臣未敢拜賀者蓋初七夜雖約已過然金行遲段相去猶近夜來又復陰雨今晚已在一度之外矣 臣通夕欣慶幾於忘寐謹附此叙爵躍之情伏乞 睿照

權收刺殿司子弟

御筆 九月二十日

聞殿前司子弟欲要收刺緣未得指揮遂結集欲攔宰相下伏今來與權收刺一次同指揮付卿 此却繳進入

回奏

臣伏準 御寶批招刺殿前司子弟即已施行所有御筆謹具繳進伏乞 睿照

肖鷓巴陳乞回奏

九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 聖旨付下肖鷓巴陳乞趙善蘊添差文字一件謹已祇領來日將上伏乞 睿照

張子習差遣回奏

十一月十六日

臣伏準 御批付下張子習乞差遣文字 臣謹遵聖訓來早契勘將上伏乞 睿照

興州吳挺奏

三月三日發當月十八日遞到興州

唐益公集卷之三
一合取要地無踰長安鳳翔德順若取鳳翔則出師鳳州散關若取秦州德順則出師成州早郊又金州之師可出上津進取商虢以窺長安但敵之虛實今未可預定以臣管見雖將來一路當先出亦須三路俱進以為之

一虜自用兵以來前後犯蜀皆由鳳翔秦州兩路鳳翔之兵經寶雞和尚原隴右之兵經秦州若破寶雞和尚原便可進援鳳翔因糧進取長安若破秦州即可直據德順則涇原熙河秦鳳三路皆為我有

一虜或為恃五路糧食深溝高壘以不戰屈我當此時止可固守原堡然後設方略攻其所必掣以虜

一虜中平日無事兵皆屯長安鳳翔一帶秦鳳熙河涇原三路屯兵極少今我兵出戍彼已不疑若以更戍為名合關外所屯之衆自早郊直趨秦州止三十里一日可得既得秦州至德順才二百五十里五日可復彼鳳翔雖覺事已濟矣其餘熙鞏鞏蘭會全無守禦量遣人兵即可撫定若鳳翔來援可逆擊破之

錄白付吳挺 御筆

比覽卿來上關陝地圖奏陳虜兵平時皆屯長安鳳翔一帶秦鳳涇原熙河三路屯兵極少緩急欲合關外所屯之衆自早郊直趨秦州次攻德順其餘熙鞏蘭會等州全無金人守禦量遣人馬即可撫定若敵兵來援當逆擊破之以若卿言恐異日未為得計尋檢會吳玠王之望所奏前後累章備見辛巳出師秦州德順捨重取輕首尾失據應援遼遠幾失川口費我全力竟至無功致令王彥吳拱舍金襄控扼會兵河池是皆前事之危道也故輒可復蹈哉今蜀門重兵已隸於卿次則與元次則金州異時卿等當謀合三路之師以奇以正進則攻取虜兵要害之地守則以固我襟帶之衝卿更宜審處良謀勉思成績勿以向時之誤不為後事之戒

與元彭杲奏

臣三月十六日未時準三月三日元字號御筆將來虜人云云

一臣所管關隘自洋至鳳向北一帶諸谷多有小路通彼界止須輕兵把截惟大散關是出師正路宜以重兵守之以張聲勢其大散之前最緊無如和尙原若攻之恐費兵力臣欲揚聲取原實以奇兵

西出驀關取大蟲嶺東出隔茅關取五丈原下瞰
鳳翔出兵夾擊其糧道則和尚原兵必解然後占
據次圖進取

一鳳翔虜人重地乃五路腹心和尚原之兵既解
當徑取鳳翔會兩兵取秦隴金州兵取商虢又須
令金州軍馬以重兵取大慶橋及潼關中斷虜之
來路使其聲援隔絕可取關中
一攻守糧食為先計辦以新易陳

歸白付彭杲 御筆

比覽卿奏欲以輕兵守南山諸谷以重兵駐大散關
張聲勢取和尚原奇兵就興元地分出武休關隔
茅關趨斜谷取五丈原瞰鳳翔出兵夾擊今照得
卿之屯所正係南山一帶形勢與吳挺協謀熟議
迭分奇正兩軍犄角以戰以守無失機變務收全
勝無如辛巳之舉互稔私嫌不為國計勞師無功
竟貽後悔卿更宜無情忠勤益修戒備勉圖異日
之効

金州傳鈞奏

三月十四日未特收三月三日金字牌三路之兵
虜常以興州為重若伺其兵糧未集先出大散關

奪彼之氣必須駭懼臣謂與州兵可於鳳州先出
據和尚原取空雞下瞰鳳翔彼必以重兵與與州
兵相綴然後以與元之師直出駱谷子午谷金州
軍馬由商於出七盤與與元之兵合勢伺隙長安
中原必有豪傑為應當以重賞高爵悅其心分彼
之勢間遣奇兵據潼關取陝州燒大慶橋絕東西
往來之路然三路亦須首尾相援

錄白付傳鈞 御筆

比覽卿奏虜之巢穴不過鳳翔長安北為合取要
地虜人必以重兵與與州之兵相綴然後與元之
師直出駱谷子午谷金州軍馬由商於出七盤與
元之兵兩軍合勢伺隙進取卿今所隸邊面連亘
南山諸谷出奇應變皆得便利異時有警正欲首
取商於之地分據要害徑圖關中固宜與與元之
兵連營合勢審處事機併力攻取卿與彭杲義先
協和同心比議益思長策共濟公家

付下蜀中三帥札子并錄白

御筆回奏 十一月二十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 聖旨付下吳挺彭杲傳
鈞三奏并謄錄 御筆各一件臣伏讀再三仰見

眷謨經遠策勵將帥明見萬里之外不勝惟抃歎仰
之至其前件文字六通並復繳進臣昨嘗面奏乞諭
三帥令時以探報事及區處之方奏聞不惟使之常
常番意亦可觀其隨事經畫如合聖意更乞繼此
戒飭之伏乞眷照

郭鈞等文字回奏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伏蒙付下郭鈞雷世賢蔡戡文字三件謹已祇領
續進呈伏乞眷照

折價文字回奏十二月七日

臣等伏準聖旨付下吳挺奏諸軍折價文字謹已
祇領候將來挺具到細帳即稟所處分伏乞眷照

鎮江多槩舡回奏十二月十二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錢良臣奏鎮江修多槩戰舡錢
文字一件臣已祇領續具奏稟

與王希呂咨目

所奏合肥不可不守五說甚詳昨來郭鈞亦欲移
所部兵專任此責非忠臣慷慨不擇險易安能體
國如此聖上極深嘉歎但有曲折尚當詳議合
肥地當四衝別無險阻可恃須宿重兵乃能堅壁
倘虜以一軍綴我城守而從輕騎深入則和州孤

城何以自立而雷世賢在定山獨受大敵亦豈萬全之策前書所以詢及民兵弩手山水寨等正欲帥司糾合諸頭項人兵獨當一面為兩淮之藩籬却令郭鈞駐和州雷世賢駐定山互為聲援乃無踈虞今所乞正軍二萬人兩司必難盡輒若共遣若干人為根本而帥司參以民兵弩手本州效用軍兵及沿淮忠義人等分地而守似為上策但不知今年所教民兵已置籍否其決可用者幾人一路弩手千七百人緩急便可點集否預行收集又恐張皇其他效用并所招軍兵共有幾人沿淮忠義臨時約可得幾何宜疾速詳具以聞續當奏稟行下

奉詔錄卷第二

贈益公文集卷之二

二

奉詔錄卷第二

